

印象·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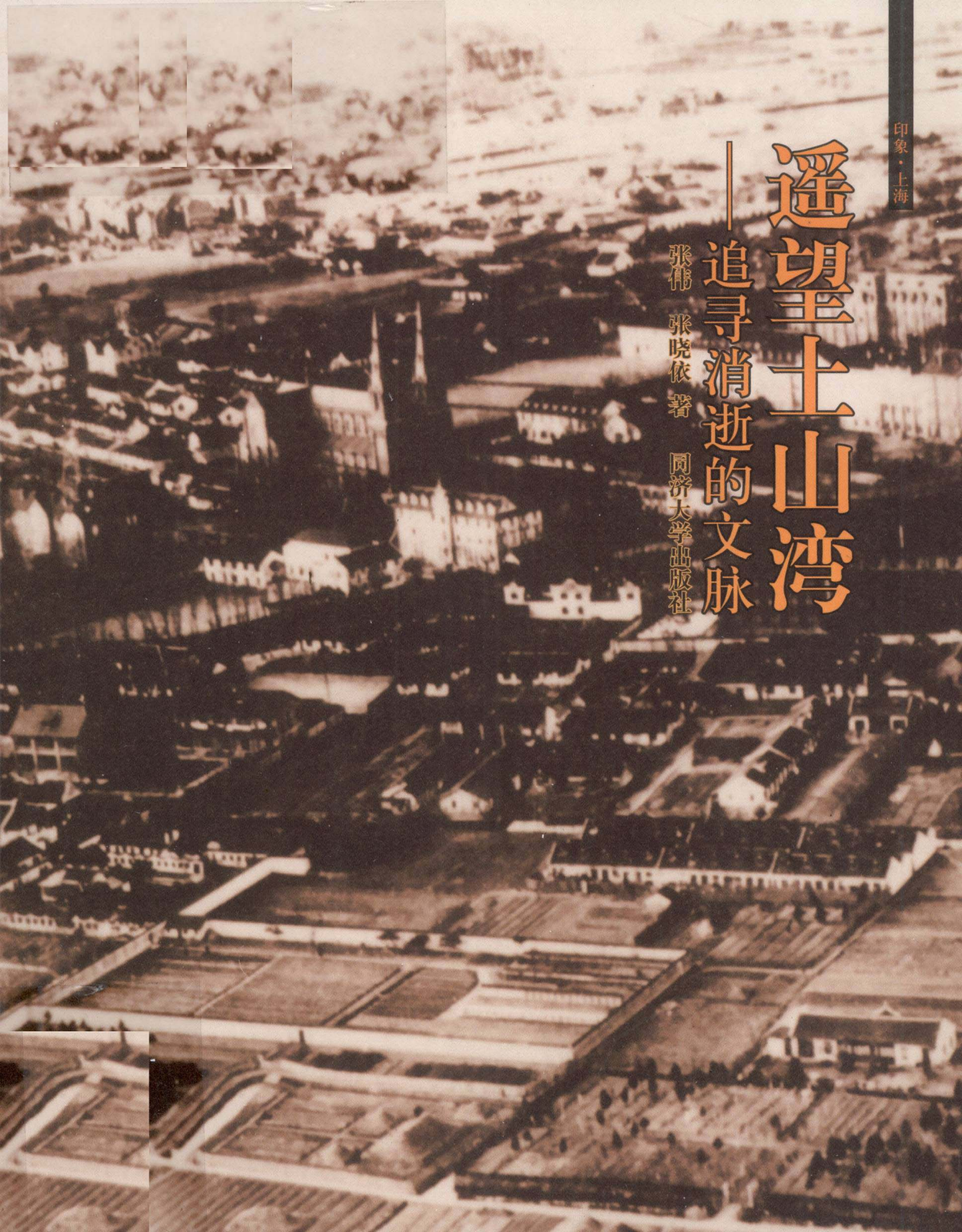
遥望土山湾

——追寻消逝的文脉

张伟

张晓依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遥望土山湾

追寻消逝的文脉

张伟 张晓依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张伟 张晓依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608-4758-0

I. ①遥…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美术史—徐汇区—近代

IV. ①J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0884号

本书出版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

著 作 张 伟 张 晓 依

出版策划 萧霏霏(xff66@yahoo.com.cn)

责任编辑 陈立群(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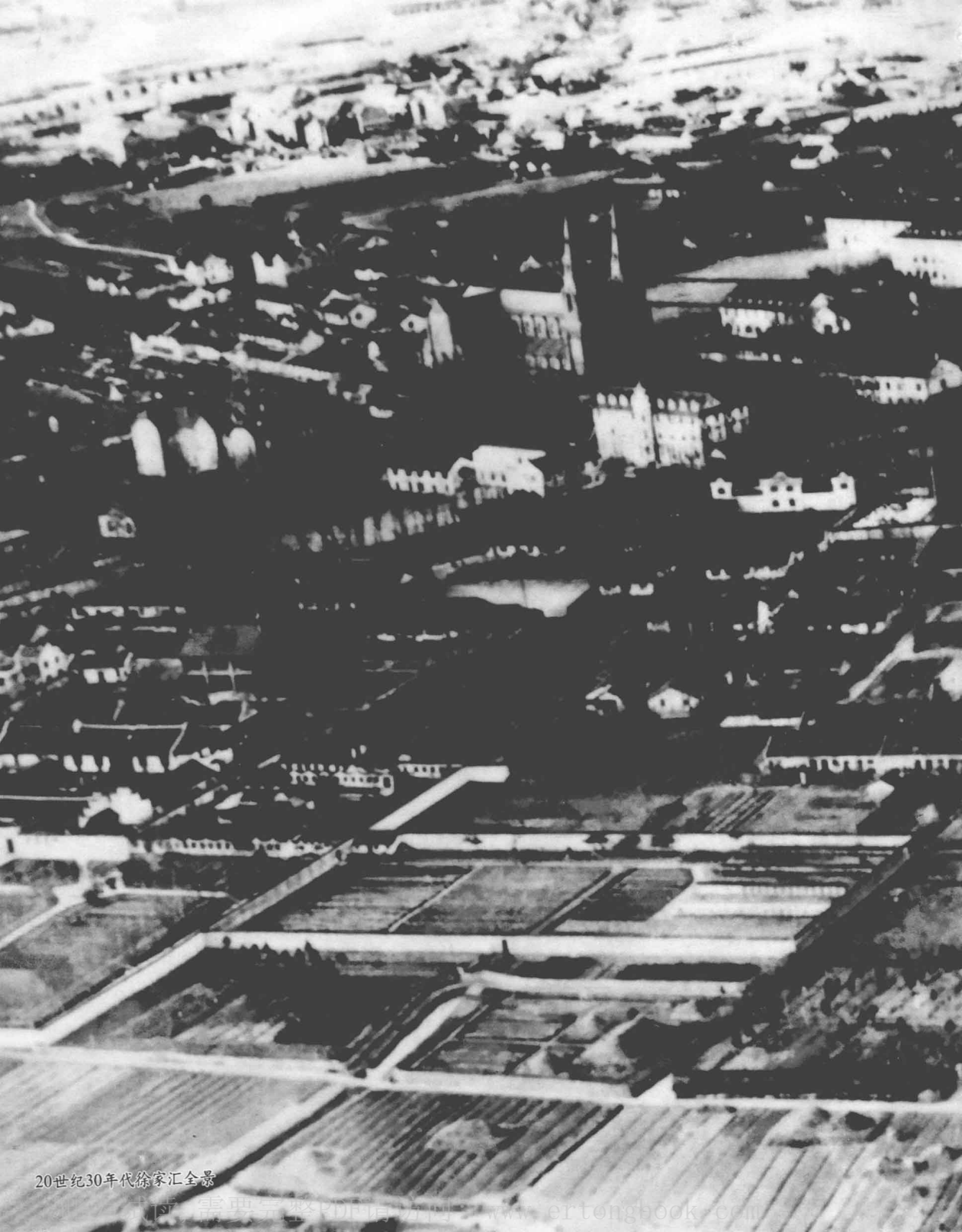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昭 阳

电脑制作 宋 玲 唐 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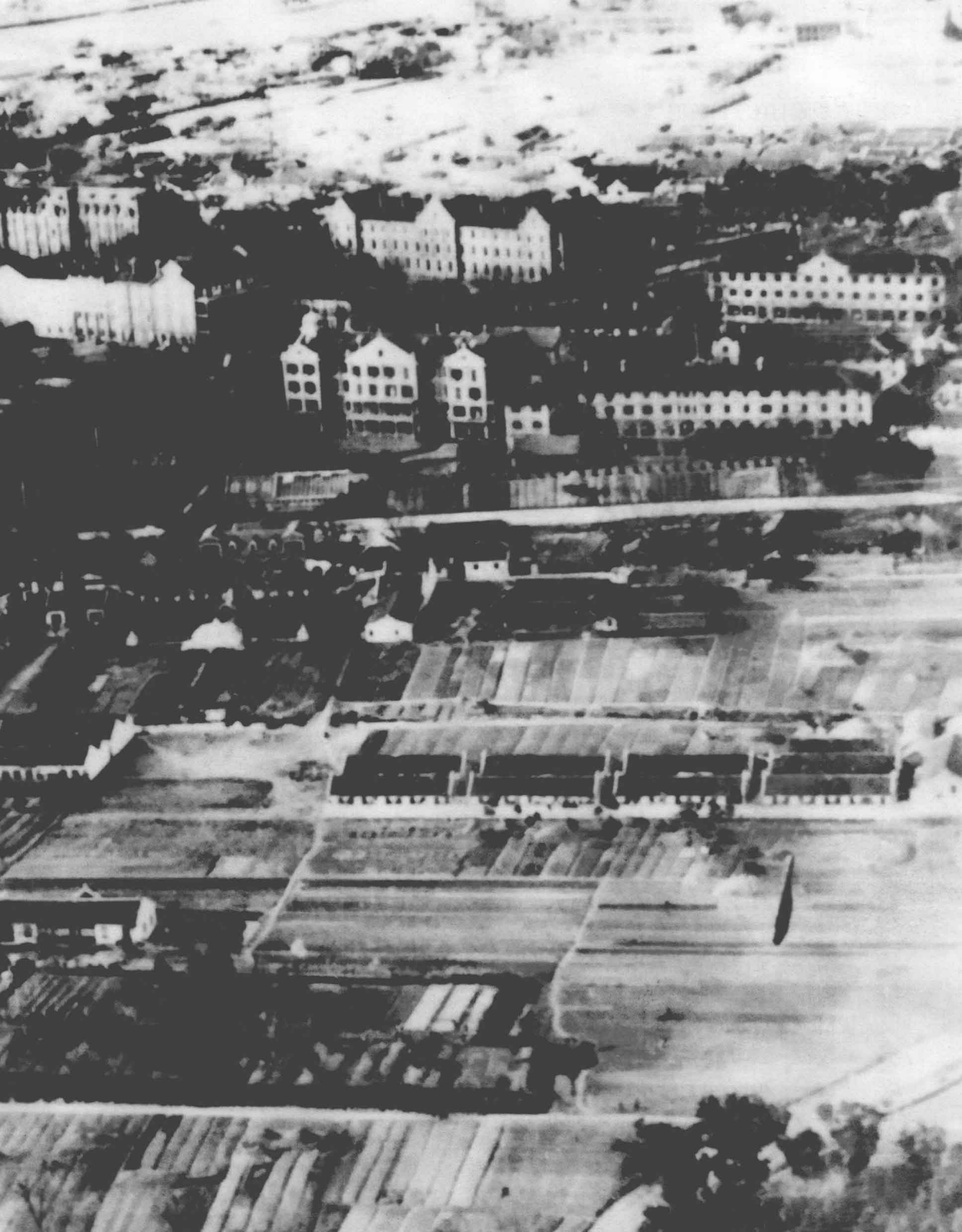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出 品 支文军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瑞时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70mm×213mm 256面
字 数	320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758-0
定 价	68.00元



20世纪30年代徐家汇全景



目 录

土山湾的美术天地·····	7
土山湾印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7
从上海到布鲁塞尔：一座中式楼宇的百年传奇·····	41
消逝的百塔·····	49
土山湾五金工场——上海第一个能修飞机的车间·····	59
美好的回忆——土山湾孤儿们的课余生活·····	67
土山湾周边建筑·····	81
柏立德：土山湾建档第一人·····	91
马历耀：土山湾的建筑大师·····	99
艺术家的孤独——走在时代前面的艾而梅·····	105
“全能修士”翁寿祺·····	113
黄金拍档——葛承亮与笪光华·····	123
安敬斋：沪上摄影、印刷界的前辈·····	131
“好人”潘国磐·····	149
家书中的土山湾——孔明道一百年前的7封信·····	165
“圣路加”的乡愁——范世熙与其《中国杂录第一卷：展示的信件》(土山湾版画集)·····	179
高龙鞏和他的《江南传教史》·····	193
史式徽——为土山湾孤儿院立传的法国学者·····	199
附录：土山湾老人访谈实录·····	207
土山湾，不仅仅是绘画的摇篮(代跋)·····	251

土山湾的美术天地

土山湾位于上海西南部的徐家汇。此地因有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墓地及徐氏后人结庐居住，两侧又有肇嘉浜和法华泾两条河流交汇，因而被称作徐家汇。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徐家汇南部的肇嘉浜沿岸一带，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积在湾处，故得名土山湾。土山湾在近代受到世人瞩目，和天主教有关，而天主教在上海的传布，又和徐光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徐光启受洗信教，其家人、族人很多也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徐光启的影响力，以及其后代的大力支持，上海地区在明末清初信仰天主教的风气十分炽烈，徐家汇一带也成为传布天主教的重要阵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禁止传教，1723年(雍正元年)正式颁布禁止天主教的命令，此后一百余年时间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转入地下。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清廷的禁教令也有所松弛，耶稣会传教士迅速恢复公开活动。1841年至1846年这五年间，先后有二批19位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上海，他们先选浦东金家巷为会址，再迁浦东横塘，1847年移驻徐家汇，先后修建起天主堂、大小修院、徐汇公学、藏书楼、圣母院、博物院、天文台等，在徐家汇和土山湾一带形成了方圆十几里的天主教社区。1864年(同治三年)，教区命人将土山削为平地，土山遗迹虽不复可寻，土山湾这个地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传教士们在土山遗址上创设起孤儿工艺院(前身为创办于1855年的横塘育婴堂)，专收6至10岁的教外孤儿，“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其经费由中西教民捐助”。孤儿略大，能自食其力后，“或留堂工作，或出外谋生，悉听自便”。^①据马良《徐汇记略》记载，从1864年至1903年这四十年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收养的孤儿约两千数百人，平均每年收养约60人。孤儿从院中出来时年仅10余岁，“出外谋生”不易，故大多“留堂工作”。据1940年统计，从1936年至1940年这五年间“留堂工作”和到慈云小学念书的孤儿近260人之多。为容纳孤儿“留堂工作”，传教士在1864年创设孤儿院的同时，还在院中开设了工场，下面先后设置有木工部、五金部、中西鞋作、印刷所、图画间、照相间等部门，由中、外教士传授技艺。历史往往由于人们的一些不经意之举而添彩生色，这个最初只为容纳孤儿工作而设立的工场，无意中却掀开了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国近代不少新工艺、新技术、新事物皆发源于此，如西洋油画、镶嵌画、彩绘玻璃生产工艺、珂罗版印刷工艺和石印工艺以及镀金、镀镍技术等。

通过至今留存的一些有关土山湾的老照片，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油画师”：一群最大不超过20岁，平均年龄十四五岁的中国孩子，他们穿着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服装，拖着长辫，戴着瓜皮帽，端坐在中式长凳上，用握毛笔的姿势握着画笔。如此中式的相貌，中式的

①《徐汇记略》，1933年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②《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1943年3月15日《时事新报》。



清末土山湾画馆内景

动作，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恭顺表情，使人很难把他们和曾经在欧洲文艺复兴中起到“武器”作用的“油画”联系起来，但是仔细看他们身后的作品，分明是在临摹某大师的圣母子像或其他《圣经》里的故事。这些中国孩子就是工场下属各部中最为著名的图画间(后人多习称为土山湾画馆)的学生。土山湾画馆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最早的传授西洋美术的学校在19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而学校中的新、老学生，也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人，上海的第一代西画家，如周湘、张聿光、徐咏青、丁悚、张充仁、杭稚英等均在那里学习过，徐悲鸿、刘海粟、陈抱一 etc 艺术大家也曾间接受到过画馆的影响。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撰文回顾中国西画运动，他对土山湾画馆作了这样的评价：“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②摇篮里的西画，虽然尚显稚嫩，却业已降生。

其实，谈起西画东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述的“阿罗本

远将经像来献上京”^①；在康熙的宫廷里，也能见到洋画家们的身影；在清朝中期广州十三行外销的瓷器上，也曾经出现过西画的影子。但是，最终使西画在中国成为美术教育一部分的，便是在上海西南角上扎根，由传教开始的土山湾画馆的事业。

一、范廷佐、马义谷时期(1852~1859)与蔡家湾孤儿院

说起土山湾画馆，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到一个叫范廷佐的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字尽臣，西文名叫Jean Ferrer。1817年他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一位曾参加过装修艾斯柯里亚王宫的著名雕塑家。范廷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自幼喜欢艺术，在雕塑、装饰画等方面有较高造诣。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他后来到罗马就读一所由耶稣会士创办的艺术学校，后进入耶稣会拿波里修道院成为一名辅理修士。1847年，他被耶稣会派往中国，在当时耶稣会中国总部所在的徐家汇任职，任务是在教区设计教堂。短短几年时间里，范廷佐设计了董家渡和徐家汇的教堂(老堂)。在从事教堂建筑设计的同时，他还绘制、雕塑圣像，并指导工匠制作祭坛等宗教用品，其中董家渡教堂中祭台前的两组雕塑作品：圆雕《哀悼基督》和浮雕《墓中基督》被收入了高龙鞏的《江南传教史》；他的另一件木雕作品《耶稣会的圣人与真福》与泥雕作品《依纳爵临终图》尺寸宏大，至今依然保存在徐家汇藏书楼的阅览室中。人们评价道：“他的作品即使连欧洲的收藏家都赞赏有加”^②；“徐家汇的各个工场成为了在上海欧洲人最喜爱的远足目的地之一”^③。但是，范廷佐并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在他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从而培养出一批和他一样热爱艺术的学生们，让他们同样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服务。范廷佐最初在董家渡设立有个人工作室，1851年，他把工作室搬到徐家汇，并在郎怀仁神父(后任江南教区主教)支持下，准备扩展工作室，兼作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1852年，在教区经费支持下，徐家汇的“艺术学校”(L'École de Beaux-Arts)终于开张了，作为校长的范廷佐修士自然当仁不让负责教授雕塑和版画。徐家汇的这所“艺术学校”从今天看来类似进修学校，规模并不很大，“只有三至五名中国学徒，成为他的学生兼作助手”^④，却是上海最早系统进行西方艺术教育的机构。范廷佐向他们传授素描技艺，并在雕塑的实际制作中训练学生，而这些学生也成为他制作雕塑不可缺少的助手。据说当时在沪西方人中也曾有一些向他学习过雕塑，其中就有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范廷佐留下来的作品很少，1856年他就因病在上海去世，年仅39岁。但他的艺术薪火却后继有人，这也是他为事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当时在范廷佐工作室任教授艺的还有一个叫马义谷

(Nicolas Massa, 1815~1876)的神父, 1846年到达上海, 在横塘修道院教授拉丁文。范廷佐主持设计董家渡教堂时, 他曾帮助绘制过圣像。1851年, 范廷佐在徐家汇收徒授艺, 特请擅长绘艺的马义谷来讲授油画, 马义谷神父也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范廷佐逝世后, 马义谷在过渡时期成为这个“艺术学校”的实际主持人。

马义谷, 字仲甫, 他比范廷佐大两岁, 也比范廷佐早一年来华。他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曾经是罗马那所艺术学校油画专业的学生。马家有兄弟五个, 都加入了耶稣会成为神父^⑤, 并都先后来到中国传教, 供职于“南京教区”。由于马义谷在兄弟中排行老二, 因此在教区中被教友们亲切地唤作“马二神父”。

与范、马二位收徒授艺几乎同时, 在青浦蔡家湾的南京教区孤儿院里, 来自意大利的夏显德神父也在院中向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传授木工、印刷、制鞋等技艺。

夏显德, 字懋修, 西文名Franciscus Giaquito。他比范廷佐小两岁, 1849年来中国后不久就奉命代表耶稣会接收南京教区孤儿院。上任伊始, 他就对院务进行了全面改革, 一反之前孤儿院只管吃穿读书, 一到规定年龄便放任自流的传统。他意识到, 单纯的救济只能解燃眉之急, 在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里, 这些没有父母、祖宗土地可以依靠的孩子们, 必须有一技之长, 才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在青浦蔡家湾的孤儿院里开办了四个工场: 裁缝间、细木工场、鞋作和印刷工场, 分别教授孤儿们制衣、木工、制鞋和印书等实用技艺——在经济富庶, 崇尚文化的江南, 这些都是学成后足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这种救济方式, 获得了良好效果, 也因此使夏显德神父在教区小有名气。1858年, 同样由耶稣会士负责的直隶东南传教区^⑥也希望在教区中开办这样的机构, 于是教会方面就把经验丰富的夏显德神父调去河北, 帮助建设那里的孤儿工场。夏神父被调离后, 教会方面把“马二神父”的弟弟“马五神父”调来接任孤儿院院长。“马五神父”即马理师, 字以成, 西文名Louis Massa, 比他的二哥马义谷正好小12岁, 也是家中的幺子。“马五神父”在孤儿院院长的位置上忠实继承了夏神父的政策。不幸的是, 在1860年太平天国战争中, 作为孤儿院院长的马理师被

①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78。

②A.Vasseur(范世熙): *Lettres illustrees sur une ecole chinoise de Saint-luc auxiliai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拯亡会圣路加华人学校的信笈展示), *Melanges sur la Chine*(中国杂录), p.26, 1884, Imprimerie des apprentis-orphelins(Paris-Auteuil)

③J. de la Serviere(史式微): *L'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Son histoire et son état présent*(土山湾孤儿院: 历史与现状), p.17, 1914, Imprimerie de L'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Zi-ka-wei - Shanghai)

④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349。

⑤另四人为, 马大神父马奥定(Augustinus Massa, 字瞻彼, 1813~1856), 马三神父马再新(Renatus Massa, 字其苏, 1817~1853, 后去安徽传教), 马四神父马駟堂(Cajetan Mass, 字德甫, 1821~1850), 马五神父马理师(Aloisius Massa, 字以成, 1826~1860)除马理师于1846年来华外, 其余四人均在1848年来华。

⑥总部设在今天河北沧州献县张家庄。

天国的士兵们以“私藏鹰洋”这样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几经辗转，孤儿院的帮工“老郭相公”带着幸存的孤儿们逃到了当时耶稣会总部所在的徐家汇。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徐家汇的“艺术学校”。范廷佐原来就是一个肺结核患者，但他一直以美术学校在徐家汇为由拒绝撤离徐家汇。1856年底，由于一直负责照顾他的高慎思^①神父也患病去世，范廷佐的肺结核病开始恶化，“艺术和奉献都救不了他”，病入膏肓的^②他被送到董家渡调养。

即使在弥留之际，范廷佐也没有忘记自己钟情的艺术。当时在他身边照顾的梅德尔神父写道：“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徐家汇，他始终温顺、服从并十分虔诚地度过自己最后的日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点惧怕死亡，但后来他变了，甚至希望死亡，而且重新开始作画，即使当人们告诉他已经没有几天可以活的时候。”1856年12月31日，大约上午9点，范廷佐修士最终还是离开了他心爱的美术。^③

二、艾而梅时期(1860~1862)与董家渡孤儿院

范廷佐修士去世后，学校校务由中国修士陆伯都负责，而教学依然由马义谷神父负责。但是后来由于马义谷调往常熟、长兴、海门等地传教，不太可能还在学校兼课，教授油画的任务就落到了另一个法籍耶稣会神父艾而梅身上。这是一个不得不提却又令人感叹生不逢时的艺术家。

艾而梅，字羹才，西文名Faustin Laimé，1825年出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勒东(Rédon)，在法国西部的坎佩尔(Quimper)长大。父亲是一个退伍老兵，母亲是一个法籍凯尔特裔艺术家，在她的著作中曾提到过要贡献她的一个儿子做传教士，甚至做“烈士”。

艾而梅小时候非常喜欢艺术，却颇为顽劣，多次因无法完成学业而被迫转学。真正改变艾而梅的是他生病时的保姆Piltan太太，是她的耐心细致以及虔诚改变了艾而梅，最终他和Piltan太太的两个儿子一样，也进入耶稣会，并被派往中国。在此之前，他曾被教会方面送到巴黎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8个月。

艾而梅是一个对艺术很执著的人。他曾为了绘制一幅圣母抱耶稣像而不停地修改，直到他对这幅画满意为止。他的同学范世熙曾这样形容他：“他可以对同一件作品重新做10次。”^④他曾经几次被太平天国军队逮捕，又几次幸运地逃了出来。范廷佐修士病逝以后，教会方面对艾而梅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为教会培养一些与他一样可以为教区绘制油画的中国人。于是，艾而

梅性格中早在幼年就形成的不羁在沉寂多年后爆发了，他全心投入培养中国的宗教画家这项事业中。他对美术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大手笔改革，擅自为学生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油画基础理论课程，而那些冗长的纯理论课却使学生反感：“他们不过就想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油画，没想到这样看起来是一个无休止的课程。”^⑤于是，上级找他谈话，告诉他土山湾当时的课程设置是有规定的：欧式的素描课程和专门的油画技法，不能擅自增减课程。于是，艾而梅的计划只能半途而废，^⑥尽管经他管理之后的学校，无论从艺术档次还是绘画技巧上确实有了一个不小的飞跃。教会的干涉对虔诚于艺术的艾而梅是一大打击，他死前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法国自己教区的本堂神父的，信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叹不已：“请不要把太艺术的灵魂派到中国来，那样对他们将会是痛苦的煎熬。”^⑦1862年，艾而梅在上海奉贤南桥病逝。

再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夏显德神父，因为不适应中国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一到那里就不断生病，最后教会只能把他调回到江南，在无锡负责渔民的传教工作。马五神父遇害之后，孤儿院跟随徐家汇的“大部队”在战乱中迁到了董家渡，几经辗转后在南门外的一个当铺中落了脚。此时，教会方面想到曾在蔡家湾孤儿中深得人心的夏神父，就把他调回来重新担任孤儿院院长，以稳定“军心”。但没想到，由于当时董家渡的条件恶劣，孤儿们染病甚多，“日必十数人”^⑧，夏神父也由于亲身照顾病孩而难逃恶疾，最终于1864年4月30日去世。7个月之后，教会作出决定：孤儿院迁往徐家汇土山湾。自此，蔡家湾和董家渡的孤儿院都殊途同归，汇集于土山湾。

三、陆伯都时期(1862~1870)

艾而梅去世后，教授美术的任务再次落到了陆伯都身上。虽然，范廷佐修士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学生，而陆伯都正是这为数不多学生中的佼佼者。

陆伯都，字省三，浦东人，圣名伯多禄，1836年6月26日出生于浦东川沙县城。他与美术结缘其实是一个意外。1852年，他找到当时上海教区主教郎主教，要求入教修道。由于他当时已经17岁(虚岁)，郎主教觉得其年龄太大，而且还患有肺病，不适合学习教理，但又不便拒绝他为

①高慎思(Cordeil, 1811~1856)字而德，法国人，1851年来华。

②、③A.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Kiang-Nan, vol. III, p603, 1902

④、⑤、⑥A. Vasseur: Lettres illustrees sur une ecole chinoise de Saint-luc auxiliai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Melanges sur la Chine, p27, 1884, Imprimerie des apprentis-orphelins.—Roussel(Paris-Auteuil)

⑦A.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Kiang-Nan, vol. III, p929, 1902

⑧佚名. 遗闻遗事——蔡家湾育婴堂，始迁上海小南门，继迁徐家汇土山湾之历史[N]. 善导报，1914(15): 70.

教会奉献的好意，于是就委婉地告诉他，可以去新开的范廷佐美术学校向范修士学习绘画，并告诉他，学会绘画的本领之后也可以为教会服务。就这样，陆伯都成了范廷佐那个美术学校里的第一个学生。“他用了8年时间在这里学习素描和雕塑；还向在意大利受过良好专业指导的马义谷神父学习油画，并在马义谷神父那里完成了他学徒期的教育。”^①由于马义谷和艾而梅两位都是神父，按照教会规定，神父负责传教而不负责管理具体事务，因此，虽然陆伯都在美术上并不是很有天赋，却勤奋好学，再加上性格也十分温顺，对他人十分体贴^②，因此，陆伯都这个大弟子很自然地在范廷佐修士去世后接管了学校教务。1862年，艾而梅神父去世，面对油画无人教授的窘境，教会方面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陆伯都如愿加入耶稣会，并开始全面负责画馆的教学与教务。

1870年至1871年之间，陆伯都修士因肺病再次发作而被送到了洋泾浜养病，画馆业务由他的学生刘必振修士代理。在洋泾浜期间，教会收购了一个欧洲人印刷厂的器材，这些器材当时堆在洋泾浜圣若瑟堂隔壁，就由陆修士保管。教会方面希望借助这些印刷器材让土山湾印书馆有一个较大发展，同时也希望当时尚在徐家汇的陆修士的画馆能够助以一臂之力。第二年，这些印刷器材便转移到了土山湾。当时土山湾印书馆的主任是翁寿祺，他在土山湾是大忙人，除了负责印书馆之外，还兼管农业、酿酒以及摄影卫生等工作。翁寿祺便向陆伯都提出，能否把画馆从徐家汇迁来土山湾，在不耽误美术教学的同时，也能够负责管理这些印刷器材。陆修士在获得上级允许后，欣然应允。从此，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里便多了一个图画部(后人多习称土山湾画馆)，主任便是陆伯都，副主任是他的学生刘必振。

陆伯都创作的作品并不多，已知的有徐家汇老堂主祭台上的圣依纳爵画像、董家渡教堂主祭台边的圣弥额尔画像，以及教堂内有郎怀仁主教和倪怀纶二主教墓的小房间屋顶上绘制的圣类思像和圣达尼老像等。可惜，这些作品均毁于“文革”期间。还有一幅余山圣母画像，有说是陆伯都所作，但也有资料说是陆伯都的学生刘必振所作。

四、刘必振时期(1870~1912)

陆伯都在范氏过世后担负起收徒传艺的重任，土山湾画馆正式成立后他是这个画馆的第一

①J. de la Serviere(史式微):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Son histoire et son état présent*(土山湾孤儿院: 历史与现状), p.26, 1914,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Zi-ka-wei - Shanghai)

②A.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Kiang-Nan*, vol. V, p1137, 1905

③J. de la Serviere(史式微):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Son histoire et son état présent*(土山湾孤儿院: 历史与现状), p.26, 1914,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Zi-ka-wei - Shanghai)

④《江南育婴堂记》，P2503.

任主持。陆氏为画馆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热情，但他一直身虚体弱，长期患病，遂委托自己的学生兼助手刘必振代理主持画馆的日常事务。1880年6月，陆伯都因肺结核病恶化而逝世，刘必振正式上任，执掌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30年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必振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学习的。

刘必振(Simai Lieu)，字德斋，号竹梧书屋伺者，1843年3月31日出生于常熟古里。刘家世代皆为天主教徒，19世纪50年代末太平军进军江南，刘必振随逃难的天主教徒来到上海，不久即进入圣·依纳爵公学，毕业后随陆伯都学画。1867年加入耶稣会。刘必振先学中国画，后改学西画，以画水彩风景而知名。刘氏一度曾任土山湾孤儿院图书馆主任，兼任画馆老师，后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刘必振作为陆修士“最好的学生”^①逐渐代他管理画馆的工作。据《江南育婴堂记》中记载：“同治九年(1870)，刘相公始每日至土山湾代替陆相公教画。”^②1872年，画馆从徐家汇迁到土山湾后，刘必振除代陆管理教务外还具体分管水彩画教学。

土山湾画馆遗留的文献很少，其教学生产的详细过程今天已很难复原，但通过近年发掘出的一些残存史料，我们还是能从中了解一二，而这些史料所涉及的也基本都是刘必振执掌期间。画馆以孤儿进馆时间为序，教学方法采用工徒制，分级分班教学，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学制一般为4年，如加学油画，则再延长一年。教授科目有素描、写生、勾稿、放样、着色、书法等专业课，以及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还要练习体操和唱歌。一年考试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时各位神父均会到场，十分隆重。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满师后则可计件享受薪酬。画馆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尺寸大小和难易程度定价，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因油画复杂难学，绘制时间长，而当时画馆只有王安德、徐咏青等7位师生能够承接油画订单，故常常供不应求。他们的作品曾参加南洋劝业会等展览，获奖牌达19块之多。由于最初执教画馆的是范廷佐和马义谷，后有人据此认为画馆教师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此实不确。在画馆任教的其实大都为中国人，现存的几张画馆教学照片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已确知的就有：教授油画的王安德、教授素描的李德和、教授勾稿放样的温桂生、教授书法的姚子珊等。擅长素描，精于水彩的刘必振则长期担任画馆主任，统率全局。

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磨洗，当年画馆师生的绘画作品现在已难得一见，只能根据零星记载和残留的少量历史照片、书籍插图依稀回想他们辛勤创作的情景。1887年，土山湾慈母堂刊印《道原精萃》一书，全书共分“万物真原”、“天主降生引义”等7卷，每卷均附有木版插图，共有图像300幅。擅长绘画的法国传教士方殿华神父在卷首撰有《像记》一文，介绍《道原精

萃》一书图像的来源及流变过程，其中特别写道：“江南主教倪大司牧辑《道原精萃》一书，嘱刘修士必振率慈母堂小生，画像三百章，列于是书。其间百十一章，仿法司铎原著，余皆博采名家，描写成幅。既竣，雇手民镌于木。夫手民亦慈母堂培植成技者也。予自去岁以来，承委督绘像等艺，恐阅是书者，不知是像之由来，爰志此于卷首云。”由此可知，《道原精萃》一书乃1887年由当时的江南教区主教倪怀伦(Valentinus Garnier)编纂，由刘必振率领画馆学生绘制插图，刻板工匠也是由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培养出来的美术人才。《道原精萃》一书中的插图，代表了土山湾画馆全盛时期的神采风貌，我们从中正可了解、欣赏刘必振及其画馆学生的绘画水平。当时类似《道原精萃》这样的书，还有1892年出版的《五彩古史像解》及《五彩新史像解》等书，均为用图像讲解《圣经》的书籍，前者收图118幅，后者收图106幅，皆由刘必振率徒所绘。这些图书已成为后人考察土山湾画馆的珍贵文献。



1903年，土山湾画馆主任刘必振和他的画馆学生